

#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张爱玲的自译作品

——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王雯君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张爱玲自小受中外文化的熏陶,为其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她的自译作品中,最能体现出中外文化的深度交融以及不同文化对译者行为的影响。文章选择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分析其自译作品《桂花蒸·阿小悲秋》,希望能深入探讨出在不同生态环境下译者如何不断地适应选择以保证其作品的长存。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适应与选择; 张爱玲; 自译

## 引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朵奇葩,无论是惊艳了时光的朱砂痣,温柔了岁月的白月光,还是令人倍感苍凉的“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都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既多面复杂亦深刻有力的张爱玲,她不仅仅重新演绎了矛盾、压抑、自我冲突的女性形象,亦以平实、自然、真实的态度描摹了底层人民的生活,一深一浅间试图揭开残酷生活的伪善面具。比起《金锁记》中高潮迭起、处处冲突,她于1944年创作的中文作品《桂花蒸·阿小悲秋》的故事情节不免有些平淡,看似是描述了苏州阿妈阿小一天的帮佣生活,凌乱琐碎,但通过对阿小和哥儿达这对主仆之间的相处又体现出张爱玲对殖民主义和殖民者的调侃与反抗。然而在1962年张爱玲自译版本的Shame, Amah!中,却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改写,通过对两文本的研究不难看出其想要迎合西方文学市场的意愿,这正与生态翻译学中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翻译过程不谋而合,进而探究出张爱玲在自译过程中行为的动因以及通过何种翻译手段达到此效果的。

## 1 生态翻译学

罗森纳·沃伦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胡庚申教授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8);同时,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其内涵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通的整体;翻译过程被描述为由译者主导的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即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

## 2 张爱玲的适应与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择和适应主要体现在“动机、能力以及翻译生态环境”这三点上。(刘艳玲,谭幸,2014)

### 2.1 选择性适应

自幼便饱读诗书,后在母亲的影响下接受西方教育,所以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流行文化都见解颇深,并且语言底子结实,精通翻译,故首次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便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声名鹊起,真真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这之后张爱玲开始了广泛的创作和翻译工作,文学素养不断提升,翻译能力也与日俱增,可以说是为其后期自译做好了能力上的准备。

然而好景不长,张爱玲经过多年的辗转流离,终于在1955年移居美国。起初她势要比肩林语堂,将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打入西方市场,斩获一席之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无论是她最满意的由《金锁记》改编的《粉泪》,还是以自我与家族为蓝本的英文长篇小说《易经》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同时,她的“红楼”电影梦和张学良的《少帅》亦付之东流,张爱玲感到十分挫败无措。最终,她选择翻译自己的散文作品《桂花蒸》以及《重访边城》等,并为能够出版进行大量改写,迎合西方读者的期待。此时,张爱玲的翻译动机已不是弘志志趣,而是

为求生;目的也不再是文化输出,促进交流沟通,而是更现实的出版和吸引读者。

读者作为生态翻译环境中至关重要的成分之一,张爱玲自然也十分看重。在《论写作》中曾提到过“要将自己归入到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她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王光东,2005)故此,张爱玲在自译过程中行使了作为译者的权利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和删改。

### 2.2 适应性选择

英译文中,张爱玲首先进行了删减工作,在原文13572字的基础上,删去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以达到精炼内容的目的。一方面,作者直接省略了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对萧瑟秋风以及阿小无奈心情的描写,转而选择直接以哥儿达庆幸和阿小扯上关系以及对阿小的评头论足中结束。这不仅仅抹杀了阿小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意识,也抹杀了张爱玲对身处底层的同胞们的关切和同情。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对自己本民族形象的自豪与骄傲,张删减了很多对洋主人哥儿达的负面描写,比如“主人脸上的肉像是没烧熟,红拉拉的带着血丝子。新留着的两撇小胡须,那脸蛋,便像一种特别滋补的丰腴出来的鸡蛋,已经生了一点点小黄翅”,因为有违传统意义西方男性理智、文明的形象而被删除。

张爱玲在将作品翻译过程中为了易于西方读者理解,彻底更改文章标题。中文标题中的桂花蒸,指的是农历八月正值桂花开放,而彼时天气气场闷热,用蒸字体现出了张爱玲的文学素养,富有诗意;同时阿小悲秋短短四字便将主人公和其情感缓缓铺开,意味深长;而改写后的Sham, Amah!,首先便将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不易理解的部分删掉,转而选用了男主人哥儿达对阿小因英文听不懂而错记电话号码的嘲笑之语,立刻将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为无知愚昧,又有一丝好笑。

## 3 结语

文学作品进入不同的生态环境中难免会不适应,就如张爱玲初入美国进行的文学尝试一般,优秀的传统文化由于中西方文化意识不同而难以输出。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只有先生存才能够再发展。不难看出是美国东方主义在这其中发挥作用,将“原本是挑战殖民主义权威与优越性的文本”,生生变成了“同寄居国主流话语的共谋之作”(乔曩,2012),然而究竟该如何做,才能保证翻译作品适应的情况下更好的发挥译者的能动性,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适应与选择: 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4).
- [2] 刘艳玲, 谭幸.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析张爱玲自译《桂花蒸·阿小悲秋》[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4, 35(12): 79-83.
- [3] 乔曩. 话语的力量——析张爱玲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译文对原文的颠覆[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 19(01): 63-68.

### 作者简介:

王雯君(1998.04-),女,汉族,辽宁大连人,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外国语言文学,翻译学方向。